

學史卷之四

巳凡二十
九章

齊晏桓子卒晏嬰簾緜斬苴經帶杖菅履食鬻居倚
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左傳襄公
十七年

曰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䟽之服飡粥
之食自天子達今日曰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
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
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故
晏子不居其曰唯卿為大夫者所謂異以出之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記商列傳

日格子曰此萬古之高義也使無中子則國絕矣為夷者宜如何哉或曰二子之去以有中子故也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史記燕世家日格子曰隗賢歟禮之誠是也使其未賢能毋累於明哉且後隗而至者禮之能如隗乎不能如隗是廣其途而自塞之也聲之動物尚矣以虛鼓焉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固然哉

楚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採續哀公卒肯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史記陳世家

日格子曰空籍者有年月而無事紀惡其人遂滅其世史法如此哉史法如此哉

趙高者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與丞相李斯謀乃相與矯詔立胡亥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史記蒙恬傳

日格子曰當是昔史有如董狐者當何如書無亦
曰胡亥弒太子扶蘇穿弒而盾首惡盾與聞焉耳
矣斯高矯詔之謀亥實聽之非弒而何亥不聽斯
高未必能行也亥之聽利害惑之也自古弒君父
孰非惑於利害者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衝璧
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櫬
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左傳僖公六年

日格子曰微子啓如是信乎曰蓋信也微子受宗

祀而知其必亡故自罪以存焉宗祀為重則身為
輕矣不然豈其不能死而如是邪孔子稱殷三仁
微子是先觀於斯知之矣

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
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昔也今我易之難哉

襄公四年

日格子曰文王率叛國以事紂臣道也楚非晉君
也謂爭陳為易之何居韓厥於是乎失言矣雖然
爭地以戰是自為紂也何叛之能率而援文王以
為言哉

龍廷權安南留後遣弟明泉掌書記成雅來貢會含
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
旦曰曰昔子產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辭
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
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宋史交

曰格子曰周饗子產以上卿之禮謂物數也非位
著也王曰引之以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可
乎宋之於龍廷固非周於鄭之比也以成雅儻子
產何居

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疋

非禮也

左傳莊公十八年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

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
別也莊公二十四年

曰格子曰異數而同其失也顯異贄而同其失也
微君子表微故大夫宗婦覲用幣書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
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
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
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
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史記田叔傳

日格子曰此即所謂經術吏之所處也

曰叔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

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

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

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史記田叔傳

日格子曰田叔之感魯王善矣當是昔使王聞之

自若也叔則奈何曰諫諫不聽去叔蓋能之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

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

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

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史記管仲傳

吾傳

日格子曰桓公管仲之為霸也者斯數言者盡之

矣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

為無勇者邪史記晏平仲傳

日格子曰嬰之言曰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

死之吾安得而亡之雖然死與亡義之所不得也

抑亦不得而討之乎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

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嬰惟不明此義是以至此非獨無勇也

無忌讒太子於平王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必來員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

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伍胥遂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

史記伍胥傳

曰格子曰伍尚之就死正也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胥而知權則必假力彊國問罪于楚逐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吳入郢其為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此申包胥之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左傳文公八年

日格子曰前志有之大夫死命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故司馬握節死司城效節出春秋皆以官書死去異乎死道一去道二有去於幾者有去於遽者去於幾者與死道同去於遽者與死道異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左傳文公八年

日格子曰季文子三思而行其出莒僕曰今日必達何其不再且三也私意之起實與於已已無與焉何惑之有莒僕是也若使齊納賂事與僕殊故三思而私起焉爾不然則文子之決不勝其疑疑之時恒多而決之時恒少乎未可執是而疑仲尼之論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左傳文公十八年

曰格子曰伍尚召於楚平惠伯召於宣公皆君命也皆死尚往以父質也惠伯何居宣公與聞乎殺惡之謀其召惠伯蓋欲成其謀爾而惠伯以君命故竟蹈其難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惠伯之謂矣是故伍尚死以成孝惠伯之死愚哉

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左傳宣公四年

曰格子曰箴尹知無所逃之義申生之流也雖然申生必死箴尹不必死其無逃同其所以無逃異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禹為司空平水土誅父用子而舜無疑心戮力

勤王而禹無仇色通志帝舜紀

曰格子曰鯀治水九年禹從之乎不從也贊之乎不贊也今皆不可知矣書稱鯀方命圯族楚詞稱鯀婞直其何有於禹之言哉不然禹受命治水豈

方娶塗山前此蓋弱矣或未之能從且贊也雖然禹聖人也舜之用之豈專為世業哉任大事而求人於世抑舜不可謂無意焉耳且舜以天下而用禹何疑之有禹以天下而用於舜何仇之有而後儒云爾哉甚矣其以常人之心窺聖人也

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初成王少嘗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

乃泣反周公史記魯世家

日格子曰公辟流言蓋嘗居東矣鷓鴣之詩可以觀情九戩之詩可以觀度魯公封也不之魯而楚之之乎他日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明不敢離王也而曰避譖之楚何居楚夷狄之國也公且膺之而忍一朝居邪且公前事武王後事成王病也禱也藏冊而祕也讒且譖而居東與奔楚也天動威王發書以泣而反之也何其同也史氏之附會一至於此夫何足辯而亦必辯焉者蓋不欲使誣詞之加於公也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

義夫左傳隱公三年

曰格子曰宋穆公可謂知禮矣從禮而不從君不從君乃所以深從之也不賢而能之乎故曰宣公可謂知人矣此之謂也雖然穆公於馮夷二子擇賢而立以靖社稷立憑則權立夷則正皆賢者之事宣公之知人固不繫于其子之饗不饗也今以其子之饗而蔽宣公之知人命以義者固若是哉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此則君子之論也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

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

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左傳莊六年

曰格子曰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汲子又娶汲子之妻而生壽及朔三子者皆非所當立也况朔搆汲子并及於壽無故以死則朔也烏得為君黔牟之立謂之不度見成敗而忘義理君子之論豈其然哉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君子謂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左傳莊公十九

年

日格子曰用兵脅君幸而從焉則刑以志罪鬻奉之志行矣當是皆也使君不從將加兵否乎以是為愛愛其所愛非人臣之所謂愛也

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左傳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易稱神武不殺傳曰我戰則克故人有不仁仁者必武歸生與聞乎弑止弑君者以畜老憚殺又懼而與乎弑君子謂其仁而不武豈知仁者乎吾於歸生謂之不仁不謂之不武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左傳定公九年

日格子曰春秋繁刑子產鑄書於鼎以救弊也叔向尚謂終其世必敗况析之竹刑又改刑鼎之舊乎亂獄滋豐如叔向所云無足恠者析著書列刑名家有曰君父於臣子無厚固不仁者顯駟殺之

乃其自取而謂之不忠乎。

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

卒昔年五十漢書荀彧傳蘇氏曰荀文若聖人之徒也其

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蘇文

日格子曰或蓋有志於天下者然不能擇所輔於

始及其不可輔也亦未如之何也巳矣朱子自殺

之書殆亦哀之也乎或也病於知者也何敢望仁

蘇子曰文若才似子房房能用高祖而或不能用

操子房固如是乎又曰道似伯夷伯夷避紂居北

海之濱或當操之昔亦可避矣而且事焉伯夷固

如是乎予嘗為之說曰文若志似管仲而才不逮

心似召忽而道未聞然非揚雄比也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國語楚屈到

日格子曰臨終之命曷為為治乎曷為為亂乎非

以時知之以理知之順理為治逆理為亂是故短

喪之從為非而嫁妾之從為是薦芟之違為是而

易簣之違為非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左傳昭公十九年

日格子曰人子之於君父當無所不盡其心力若

以藥物有毒故舍焉以幸免弒君之罪豈所謂盡心力者邪故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知而弗專斯得之矣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撤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晉使范昭觀國政今子怒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非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召太師而問之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

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

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

千里韓詩外傳范昭

曰格子曰春秋之肯知禮樂者稱起扎二子嬰也師也亦可與於此乎起扎考文嬰師守器考文存乎學守器存乎節

學史卷之四

學史卷之五

午凡三
十章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
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

焉穀梁傳莊
公三年

日格子曰父天母地孰非天之子而亶聰明作元
后有宗子之道焉故曰天子尊之也尊之也者異
之也如穀梁子所稱則夫人爾而人徒取尊稱焉
何異之有吾故謂穀梁子善論生理者而非知天
子之義者也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

於孫止穀梁傳隱公五年

日格子曰此庶子為君者也庶子不為君則其於母也奈何即其宮而祭焉巴主之於孫止乎孫繼禰矣雖欲勿止焉得而勿止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昔諸侯聞之皆從齊史記齊世家日格子曰燕君所至之地齊之故疆歟抑侵小而

得之歟故疆天子之所分也不可以與人也若侵小而得之取此與彼其義安在雖使納貢于周是以疆令不以義令也孟子曰非禮之禮殆齊桓之謂矣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下拜登受左傳僖公九年

日格子曰拜下禮也齊侯其知此乎推是心也可以進於伯矣

高后崩祿產欲為亂朱虛侯章知其謀乃告其兄齊王發兵西以誅諸呂齊王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之臨菑計事琅邪王說齊王曰悼惠王高皇帝長子大王適長孫也當立澤於劉氏最為長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乃送琅邪王祿產作亂朱虛侯與勃平等誅之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以齊王母家駟鈞惡戾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代王親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乃迎立代王而告齊王令罷兵

漢書齊悼惠王傳

日格子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盟而已乃得吐天下

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其所言則非天下之極論也代王親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天下之極論固於是乎在而以駟鈞薄氏量較孰為惡戾長者何居雖然澤自擊呂氏之變者也苟有慮焉能不是及乎君子論代來之功當以澤為首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君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史記

家

日格子曰說者謂季札辭國而生亂當是昔受而

不辭則何以入太伯之廟雖然季子可受也而難為授也或曰季歷傳文王矣有文王則可無文王而傳亦何異於僚哉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

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宋史同馬光傳

日格子曰果麟歟貢於交趾亦足為異然非明王

所寶也况偽者乎雖然麟有形有性紀載詳矣取

而驗之何真偽不可知之有抑非光不能為是言

也

田況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求見宋史出沈始宋史出制仁宗

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沈始宋史出

日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謂文武異道

乎不得心而從余革古之人固有行之者矣若夫

無事之昔不失於用而以存禮烏乎而不可

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

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

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

當非正之禮異昔北使援比以請將何辭拒之宋史

傳辰

日格子曰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淇露及彤

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既託婉辭卒以不敢干禮取戾對為拱辰之道當如此然契丹主非魯君比也其辭之也無亦取武子之意而更其詞乎

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禮讓也史記宋

日格子曰公羊謂君子大宋襄之不鼓不成列蓋聖學不明失其權度故其所稱如此史遷謂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其然豈其然乎

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放議宋史劉

日格子曰太宗太祖之弟也於禮為及再傳而後孰非太祖之孫而欲封其諸孫行尊者為主以奉焉何居為王者祖而可使諸侯主之乎放之議得矣而未能昌言及此吾於是猶少之

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太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為位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宋史邵必傳

日格子曰儀可肆也壇不可褻也議禮至此可謂
微矣謂其微也而莫之辯焉君子其將能乎

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

事作白虎議奏

漢書明
帝紀

日格子曰此右文之舉也三代以下彬彬乎盛哉
衆言淆亂折諸聖吾聞之矣未聞折諸天子也然
則議禮考文曷為必出於天子天子制命天子而
制道必有聖德不然則所謂雖有其位不敢作禮
樂焉者也石渠白虎謂之何哉

昔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宮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
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
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
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
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
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
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

宋史文
天祥傳

日格子曰黃冠顧問在天祥可乎曰國亡臣死之
正也不臣焉而釋之亦可以無死矣何為乎以備
顧問也昔者箕子陳洪範於武王為傳道也不然

則武王雖有問箕子其答諸天祥之備顧問也殆
權詞哉故南臣十人者之不卒請釋也為身計也
其於天祥不能成生抑能成死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

申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日格子曰申生可以為世子乎申生獻公烝於齊
姜而生者也不可以齒庶而况嫡哉然則春秋曷
為世子之有王命矣春秋尊王而作王既世子之
春秋烏得不世子之晉世子當烏乎定立子以嫡
無嫡立庶以長不以貴不此之據而唯諸侯之意

是聽子孰不可以為世子楚太子建亦然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
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
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左傳

元年

日格子曰禮有之國君雖七十無無主婦者為承
祭也攝夫人以承祭蓋不敢踐夫人之位也不敢
踐夫人之位而子可謂嫡乎是故聲子稱繼室仲
子稱仲子妾辭也觀乎此而隱桓之名分定矣聲
子婦也故疑於妾而不知禮之有攝也仲子娶也

故疑於嫡而不知禮之無再娶也此說者所以紛
紛也

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
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婿韋晤堅拒
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
事堂榷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
故封識具存出段太尉
逸事狀

曰格子曰此不得已而遠汚之道哉雖太尉之賢
亦不能無此

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

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

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以倫類已乃斥去其

後莫能徵

柳子厚裴瑾崇豐
二陵集禮後序

曰格子曰季文子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其言
曰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由此觀之國恤之章
奚宜去哉

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
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
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
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

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
帝顧準寢衰宋史寇準傳

日格子曰當是豈策有出準之為者乎有之而準
不從準之罪也不然則將從寇乎何以罪準雖然
三人謀從一人則二人者皆其讎也招讒起謗尚
何異哉

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
之刑紂許之仍賜弓矢斧鉞得專征典治南國江漢
汝潁之諸侯率循西伯之令於是陽為王門築靈臺
列侍女撞鐘鼓為樂紂聞之曰西伯改行吾無憂矣

通志般
紂本紀

日格子曰孔子稱文王至德今是說者不亦異乎
靈臺靈沼戒民勿亟七十里之囿芻蕘雉兔與民
同之皆文王事也事於斯則德於斯文王何心哉
以是為陰孰謂之陽以是為陽孰謂之陰戰國謀
士以私意窺聖人一至於此而史家信之烏乎陋
矣

充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
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
與先帝子等之義也宋史胡宿傳

日格子曰漢明盛德之言然非先王仁率親義率祖之道也若公主下降其當行冊禮與否國有舊章循之而已失於前者如不可追則宿之言其亦義也夫

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諫傳丘

日格子曰正日上壽禮之大節也或以曆之不同聽其自行則於國體所損多矣密乎密乎可謂能

接伴乎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左傳文公四年

日格子曰甯武子之不拜湛露彤弓禮也二詩何詩也而歌於魯侯之堂乎其言曰肄業及之忠告而婉

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穀遂墨以

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曰格子曰墨衰經而從戎禮之變也禮變於不得已寇不干門庭而興戎以襲人非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墨可也非不得已而墨謂之何哉遂墨以葬可乎可墨也亦可復也

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

盟抃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宋史趙抃傳

曰格子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故用人于社春秋重之彼夷固爾盟於我可乎雖然廢盟則何以繫

其心易人以牲抃得之矣

太史公曰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

邪史記吳王濞傳

曰格子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不可為井田以業民也太史公懲吳之富彊逆亂謂先王山澤不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昔者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泰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齊魯卒為望國抑何異也婁敬論周都洛陽謂諸

侯四方貢職道里均矣者是也其曰不欲依險阻
令後世驕奢以虐民者無乃太過乎

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
戰一日餘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
大將軍問其罪議郎周霸曰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
之威正閔長史安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
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
不當斬大將軍曰青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
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

史記衛青傳

曰格子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
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令出不可貳
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左傳文公三年

曰格子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
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
禮也鄭祖亦云

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唐而留張忠獻公於平
江以為後鎮昔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聞

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駟騎而先取以歸湯公遣官往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解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損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昔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朱子書僞詔後

曰格子曰此史所謂秘不宣者也其機權曲折乃如此哉不然仗義連謀討賊復辟亦固當如史之所稱者然人心一譁爲力難矣甚矣湯東野之先見有功於魏公也甚矣湯東野之先見有功於魏公也

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宋史張方平傳

曰格子曰法有異代民無異代苟不參焉而輒有

所舉能無如河北再權鹽者乎抑豈惟異代執政者不求諸故雖一代亦有之

學史卷之六

未凡三
十章

石奢為楚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還繫請罪卒不受赦令自刎死史記石奢傳

曰格子曰君子之論奢嘗謂竊負而逃舜為天子然且可為而奢獨不可乎雖然下舜一等則奢其庶幾矣其言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數言者亦豈苟云哉

范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

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肯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候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

錢公輔義田記

曰格子曰程子論孀婦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何范氏義田有再嫁之給也程子扶世教而立言范公處世變而立法其皆有所見乎然則再嫁之給倍再娶者何不能再娶者貧不能再嫁者

尤貧此事勢之固然也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疆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爲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隋書音律志

五季周顯德中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

依管長短分寸設柱用七聲為均變宮變徵樂成而

和五代史
王朴傳

曰格子曰律和聲和以天也蕭梁之通王朴之準
和以人也律之制起於竹而通與準皆成於絲古
語有之絲不如竹其達於天人乎雖然後世又有
用簫笛和聲者簫笛亦竹也然始之刊鑿終之抑
按非人而孰為之簫笛異於律固然哉固然哉

劉子玄中宗時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
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
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

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鞭
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笑流俗太子從
之因著為定令唐書劉
子玄傳

曰格子曰曲禮之日衆矣未有不便於人者朝服
乘馬且執笏焉於曲禮何當哉於是知子玄之議
之為當也

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
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五代史十
國世家

曰格子曰此歐陽子之論也蘇子之記表忠觀也
其論則又有異於是者蓋庶民之惠虐民之令固

不相掩其服而歸于宋免民於兵革之苦者亦不可誣也君子盍參觀之

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

室

韓文田氏先廟碑

日格子曰初室其西上乎二室次之東室又次之今之祠堂近是蓋左昭右穆異廟之制也西上東下同堂之位也古者祫祭太祖東向戶在東也今之戶非古之戶矣是以雖存西上之尊而穆位無

所於列且對越者難於西向故以次而東蓋禮之變也自唐則然矣且昌黎深於禮者其叙此也安然而無異詞則唐以上蓋已行之論者不考堂之異同與戶之南東而輒欲以左右昭穆施于堂中豈其未之考歟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

日格子曰諸侯不內娶說者以為不臣妻之父也如其禮也可行於諸侯而不可行於天子乎天下莫非王臣天子則何娶而可天子娶於諸侯古之

人皆然不以親故廢尊亦不以尊故廢親親有時
乎伸尊有時乎屈且以諸父則周公臣成王以諸
兄則微子臣紂妻之父獨胡為其不可臣也斯禮
也可行於天子而不可行於諸侯乎

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鎗指揮使明宗軍變于
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今為亂軍所逼
爾宜自往宣朕意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
殺之從璟呼曰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
賜名從璟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
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

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陽子
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
用而有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
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
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
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
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
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
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
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

事之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五代史從環傳

日格子曰昔者鄭子蘭從晉侯伐鄭而請無與圍

鄭君子以為知義况君父之際哉身從其居志從

其義孰謂從環者處亂且還而能善其所處如此

哉歐陽公此論其得於禮矣

太史公曰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

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

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

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史記衡山王賜傳

日格子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太史公敘淮南衡山列傳在東越朝鮮西南夷之

後豈亦孔子之意邪淮南衡山故荆地也春秋於

楚以州舉或人焉者不惟其地惟其道耳用夷禮

則夷之蓋春秋則然吾於淮南衡山抑何異哉

太子燕會眾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

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紛或

父或君皆原在坐不與比論太子諮之原悖然對曰

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魏原傳

日格子曰天下事之難處莫甚於此忠臣孝子亦

各自盡而已他人無與焉而問之何居得非欲假

其言以濟已私邪家國之事固非一丸藥之可喻也一彼一此並行而相悖無足恠者抑亦豈不可求兩全之道乎不然爲棄疾楚令尹南子則有君臣而無父子爲子胥則有父子而無君臣皆非君子所以處忠孝者也或曰原爲曹丕謀故曰父也云丕獨無君乎丕之無君父矣原之言是助之也使管寧當是問也則如之何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寧旣隱矣其將默乎

舍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什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舍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

顏舍傳

日格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畿蘇矣能夢而不能言久之復死何也魂魄合而爲人離散則死若畿者殆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

何物也邪

董晉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晉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

韓文董晉行狀

曰格子曰董晉代實參宣致詔詞於習儀所而先曰云云昔公卿相顧而晉進退甚詳可為倉卒應事之法

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子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史記衛世家

曰格子曰予觀淇澳之風抑之雅蓋嘗歎武公之德粹矣季札觀樂又盛稱其德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而史記乃有殺兄代之說何其不類也昔者吾友李天瑞嘗問武公孟子人品於予予以聖人之徒答之行不義殺不辜武公豈為之哉武公豈為之哉不然則史遷所謂誤矣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朋又使人重服久臨以

離寒暑之數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史記漢文

曰格子曰短喪之令出於漢文而行於景天下後

世言不違不歸之景而歸之文何也文賢者也以

賢者為父且為君景烏得而違之是故責文而舍

景亦春秋之意也

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

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

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伊川文集論

曰格子曰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允乎禮哉

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州教授呂公著范純仁

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

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

仁敬謝宋史鄒

曰格子曰成化初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

景以史官辭撰煙火致詞蓋聞志完之風而興起

者歟皆無敬謝之人卒使三子上疏論列得罪以

去能不媿純仁乎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於嵩高為中嶽而四嶽

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

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

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史記封禪書

曰格子曰名山大川曷為表也為天下表也三代命祀位則奠矣故君有易都祀無易望偏安者望可以通乎未能治其人而欲有事於神是誣神也其誰饗之然則在諸侯者何如諸侯之地固天子之地也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恠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

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固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史記

淳于髡傳

曰格子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言其迹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髡亦何可訾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也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則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史記公子無忌傳

曰格子曰不可忘者以德報德也不可不忘者庶

幾乎無施勞矣在戰國首其言之近理者乎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

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信陵君舉君而相趙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有功也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史記趙勝傳

曰格子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封而有罪可議也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封以功功有大小猶罪有大小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功有至於不可計以是權之斯得之矣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盤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

願得笑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
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恠之門下一人
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
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
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史記趙勝傳

曰格子曰笑躡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
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奈何賢君之後宮不使見
躡而笑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
異焉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
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
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唯當萬死
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
苞即肯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嘔
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
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
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漢書趙苞傳

曰格子曰身可降城不可降然必有所託而圖為
不可破者而後可以言不降也苟身降而城隨之

其與幾何為苞計者守而不遽戰毋庶其全乎或曰徐庶何如曰庶無專城其為去也異於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穀梁傳文公十八年

曰格子曰此以情言也禮在其中矣雖然禮無二

嫡故子有非嫡而毋無非子奚必娣姪哉

宋人請孟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

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

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左傳莊公十二年

曰格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此天下之名言也石祁

子蓋碯之族執喪而不肯冠冕佩玉以聽上者其

為賢矣矣其能為是言也不亦宜乎

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死其

處以誣仇人臻辯察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為

之少變宋史王臻傳

曰格子曰予按察兩浙嘗聞三衢人亦有為此者

蓋衢地與建寧地邇固宜有之又聞有藥可即治

為政者不可不知也

徐鹿卿守建昌督府橫取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

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

民為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為民計乎卒爭以免宋史徐鹿

日格子曰建昌之民心即左内史之民心也然兒寬之逋乃所當輸者鹿卿之所見取與寬異矣爭之不亦宜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文歸父如

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宣公十年楚歲尹克黃使於齊

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歲尹守經歸父違權公孫敖違禮壞法者也同使而異道如此夫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上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

人以龜為有知也禮記檀弓篇

日格子曰凡卜欲其敬也故卜人言然非為執喪

者發也然則執喪而卜當奈何亦喪服而已禮固

有喪服冠者卜獨不可乎石祁子於是乎知禮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葬器樂憂其矣且非禮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日格子曰妻之喪子未除不可以再娶古之道也

故周景王穆后薨太子壽卒叔向謂有三年之喪

二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

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

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

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左傳哀公四年

日格子曰正常之告南孺子之子男也可謂不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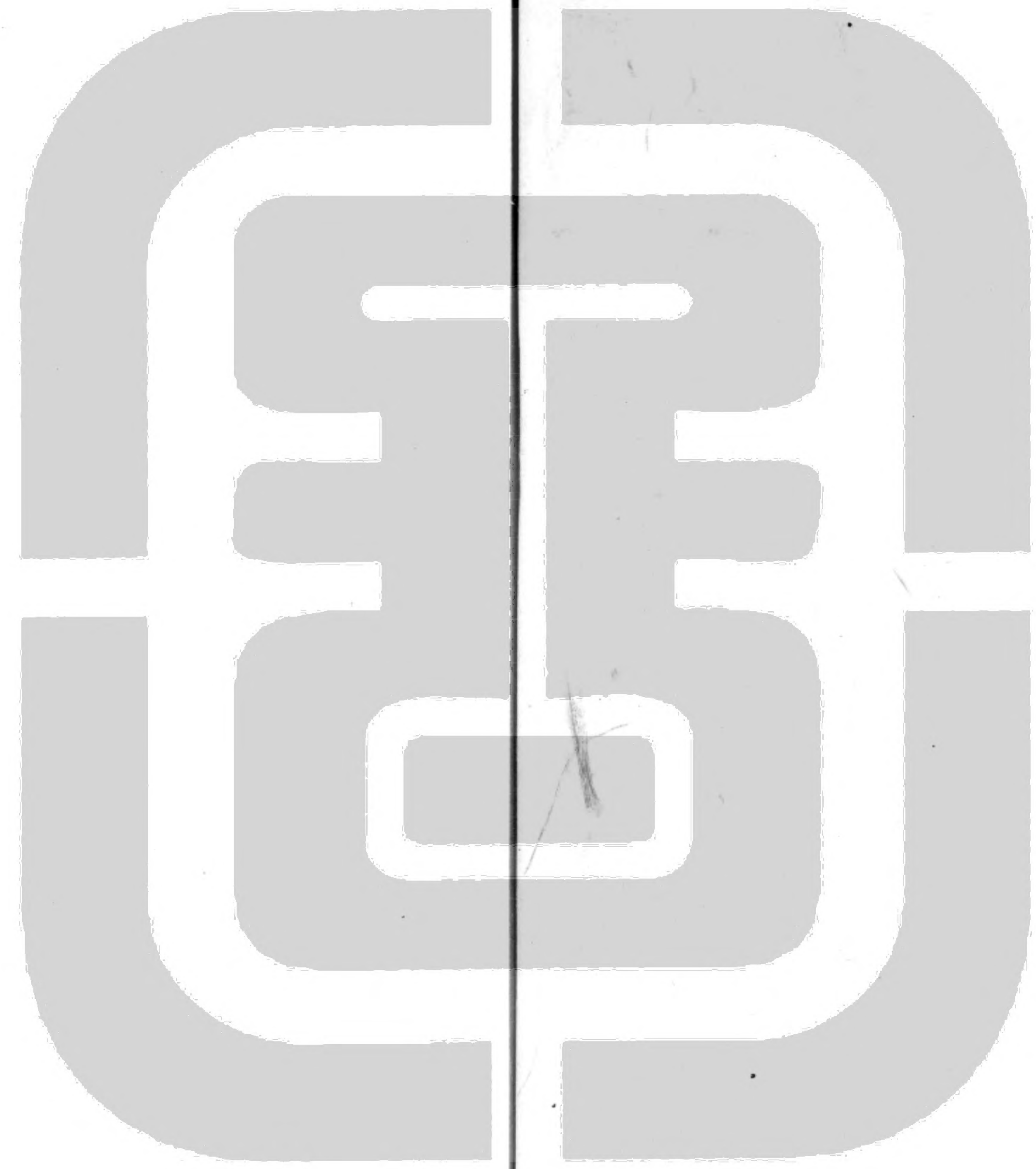
季桓子矣於是康子即位矣告不亦晚乎娠有期

日始卒而告請需焉固愈於既葬而徒告也雖然

康子之立必有君命矣君將奈何因其請退而從

之可也遂俾攝焉而約反嗣於他日亦可也

學史卷之六



皇
文
大
学
印

三

程